



大会

第七十三届会议

Distr.: General
9 November 2018
Chinese
Original: English

正式记录

特别政治和非殖民化委员会 (第四委员会)

第 5 次会议简要记录

2018 年 10 月 11 日星期四下午 3 时在纽约总部举行

主席： 科枚亚先生.....(利比里亚)

目录

议程项目 63:《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的执行情况(其他议程项目不涉及的领土)(续)

听取请愿人申诉

本记录可以更正。

更正请在记录文本上作出，由代表团成员一人署名，尽快送交文件管理科科长(dms@un.org)。

更正后的记录将以电子文本方式在联合国正式文件系统(<http://documents.un.org/>)上重发。

18-16974 (C)



请回收



下午 3 时 05 分宣布开会。

议程项目 63:《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的执行情况(其他议程项目不涉及的领土)(续)

听取请愿人申诉

西撒哈拉问题(续)(A/C.4/73/7 和 A/C.4/73/7/Rev.1)

1. **Tommo Monthe 先生**(喀麦隆)提议委员会进一步推迟审议 **Ikome Sako 先生**(非洲撒哈拉人民声援会)和 **Ayong Ayim 先生**(鲜活故事和记忆)提出的听询请求。

2. 就这样决定。

3. **Pinto Leite 先生**(法学家支持东帝汶国际平台)欧洲联盟法院 2016 年和 2018 年裁定,摩洛哥和欧洲联盟之间的农业贸易协定不适用于源自西撒哈拉的货物,摩洛哥和欧洲联盟之间的渔业协定不包括西撒哈拉水域,摩洛哥对西撒哈拉及其水域没有主权。然而,2018 年 7 月,欧洲理事会批准将西撒哈拉纳入摩洛哥和欧洲联盟之间的贸易议定书,欧洲联盟委员会还明确将西撒哈拉纳入与摩洛哥的渔业协定。其组织中来自不同国家、不同法律制度的成员对欧洲联盟如此应对欧洲法院裁决感到不安。

4. 法院明确表示,国际法院视自决为一项法律上可强制执行的普遍权利,因此西撒哈拉人民享有这项权利,因为西撒哈拉和摩洛哥之间没有领土主权联系。此外,欧洲法院提到大会第 34/37 号决议,其中认为西撒哈拉是被占领土,而非摩洛哥的一部分,波利萨里奥阵线代表西撒哈拉人民。因此,欧洲联盟委员会和欧洲理事会在其协议中违反了欧洲法律和国际法。摩洛哥不过是一个占领国,必须撤出西撒哈拉。

5. **Lenz 女士**(国际信仰与和平对话)说,过去 19 年,她目睹了廷杜夫难民营的情况。撒哈拉人民就其未来地位进行全民投票的权利是无可争议的,因为其通过国际法院和联合国的确认赢得了这项权利。因此,必须举行全民投票,解决撒哈拉难民的需求和悲惨生活状况,遵守国际法和联合国铲除殖民主义的目标。公民投票权是一项法律问题,但撒哈拉人民的忠贞、荣誉和尊严进一步证明其值得享有这项权利。

6. **Cameron 先生**(世界难民行动)说,会员国不采取行动,自应对廷杜夫难民营人口遭受伤害负责。可通

过摩洛哥自治倡议,保障善治和人民的基本权利,实现最终政治解决,但由于有关各方继续推诿,这一结果未能实现。此外,援助和供应等紧急救济受到阻碍,因为这些货物甚至在运到难民营之前就被盗了。

7. 有一个解决僵局的简单路线图。应进行人口普查,确定难民的真实人数以及所需的食物、医疗和其他用品的适当数量。阿尔及利亚和难民营当局应表明,其行动符合难民的最大利益,应保护供应品,无情打击那些冷酷侵吞供应品的勒索者。然后,应允许营地居民获得关于自身未来前景和状况的客观信息,不受宣传蛊惑,自由重新定居在他们自己选择的社会。

8. **Windsor Smith 女士**(波托马克学校)说,委员会必须采取适当步骤,确保联合国西撒哈拉全民投票特派团(西撒特派团)能够执行任务,就西撒哈拉人民的自决问题举行全民投票。尽管联合国通过了 65 项决议,承诺保证撒哈拉人民的基本自由,但尚未举行全民投票,主要原因是摩洛哥政府顽固不化,未能遵守其对《联合国解决计划》的承诺。国际法院裁定,摩洛哥对西撒哈拉没有主权。尽管如此,摩洛哥自 1975 年以来一直非法占领该领土,破坏法治。与此同时,撒哈拉人生活悲惨,被逐出家园,与家人分离。摩洛哥政府正在窃取西撒哈拉的自然资源——世界各地的几项司法裁决都强调摩洛哥无权这样做——但撒哈拉难民营的粮食供应正在减少,尽管难民困境有着明确和可实现的解决办法。立即采取行动,确保西撒特派团完成任务,对于保护撒哈拉人民的权利和文化,国际社会对自决的承诺以及联合国的信誉至关重要。

9. **Abba Hemeida 女士**以撒哈拉自由作家和记者的个人身份发言说,西撒哈拉的情况表明,新闻自由的代价太高。摩洛哥不仅侵犯言论自由的基本权利,还监禁和折磨如实报道西撒哈拉情况的撒哈拉记者和摩洛哥记者,并阻止国际记者进入撒哈拉首都,施行新闻审查;这一切都是为了向国际社会隐瞒其侵犯人权的状况。保护世界各地记者,维护新闻和公民言论自由至关重要。

10. **Dehbi Talbot 女士**以电影制作人的个人身份说,和大多数北美人士一样,她以前基本上不知道西撒哈拉的存在、它对独立的要求以及撒哈拉人民的困境。允诺全民投票,加强了撒哈拉年轻一代的自豪身份,人们对

自由的西撒哈拉充满希望和信心。许多强大的机构和国家多年来一直意识到那里的局势。应该宣扬撒哈拉人争取自由的斗争、其痛苦、尊严和勇气，因为讲述人民的故事有助于让世界更公平，拆除围墙、营地或审查制度。尽管如此，许多撒哈拉人仍缺乏分享经验所需的工具。联合国应提供这种工具，让他们有此机会。

11. **Sghayer 先生**以撒哈拉活动家的个人身份发言说，尽管“贝克计划”规定释放摩洛哥占领军关押的所有西撒哈拉囚犯，但许多撒哈拉家庭仍在等待，不了解亲人的命运如何。公平与和解委员会拒绝调查死者的埋葬地点，或谁对其死亡负有直接责任。同样，皇家宪兵队、军队、情报总局和司法警察中摩洛哥屠夫的名字也是人所共知：Saleh Zemrag、Housni Benslimane、Alaraby Harriz、Garawani Jatti。在停火和联合国和平进程启动 25 年多之后，受害者家属和撒哈拉人民普遍仍在等待正义，尤其等待自决权和独立权。

12. **Fall 先生**以个人身份代表西撒哈拉民间社会发言说，鉴于该领土巨大的经济生产，经济方面是占领西撒哈拉的一个重要因素。自从摩洛哥取代西班牙成为占领者以来，撒哈拉人民的经济状况和生活条件严重恶化，1970 年代至 1990 年代期间，人均收入下降了 75%。撒哈拉人仍受系统性的支配，其旨在使领土陷入贫困，使其居民在经济上保持依赖。众所周知，发展需要对卫生、教育和基础设施进行投资——而撒哈拉青年仍然无法获得这些福利，许多青年被迫离家，千里迢迢，到摩洛哥学习，他们经受痛苦之外，还遭受排斥和种族主义。

13. 相比之下，摩洛哥占领者及其合作者宣传的所谓发展，只不过是军事和安全部门的投资，以及旨在改变人口状况的定居运动。因此，领土上的本地居民在自己的土地上成为少数民族，仅占被占领的阿尤恩人口的 35%，占被占领的达赫拉人口的 19%，分别占布支杜尔和斯马拉市人口的 33% 和 19%。占领还成功消除了几个世纪以来撒哈拉人一直赖以生存的独立经济活动。

14. 撒哈拉民间社会呼吁国际社会迫使占领国及其政治盟友法国遵守关于撒哈拉人民自决权的国际决议。国际社会还必须采取行动，确保尊重撒哈拉的人权，保护他们的自然资源免遭进一步掠夺。

15. **Fadel 先生**以个人身份发言说，他和埃及同胞与撒哈拉人民有许多共同之处，因为两国人民奋起反抗不公正，捍卫联合国倡导的自决原则。在战胜胡斯尼·穆巴拉克专制统治后，埃及人民选出了一个政府，该政府随后被推翻；国际社会随后认可杀人政变的领导人，粉碎了埃及人民的希望。

16. 同样，撒哈拉人民对联合国的信任也遭背叛；尽管它参与了本组织领导的和平进程，但对西撒哈拉被占领土自然资源的掠夺和非法投资仍在继续。与此同时，撒哈拉人继续面临失业，遭受排挤，许多撒哈拉难民营养不良，依靠国际施舍艰难度日。

17. 从西班牙背信弃义出卖领土，换取休达和梅利亚，到美利坚合众国支持摩洛哥修建可耻的护堤，再到法国威胁否决安全理事会关于自决的投票，西撒哈拉人民一次又一次成为强国利益的受害者。最后他强调，没有一个国家承认摩洛哥对西撒哈拉的主权，并敦促联合国信守承诺，使撒哈拉人民能够行使自决权和独立权。

18. **Ahmed 先生**以个人身份发言说，自大会第 1514(XV)号决议通过以来已经过去几十年，西撒哈拉列入非自治领土名单，以及国际法院做出西撒哈拉和摩洛哥之间没有领土主权联系的裁决，但西撒哈拉人民继续遭受军事占领和流亡。联合国和第四委员会未能执行决议，实现铲除殖民主义的目标，令西撒哈拉人民深感失望，毫无希望。西撒哈拉的非殖民化进程仍未结束，联合国几乎无所作为。西撒哈拉人民有权享有自由决定政治未来的不可剥夺的权利。

19. **Ramos 女士**(美国法学家协会) 说，西撒哈拉是摩洛哥 1975 年以来非法占领的非自治领土。国际法院当时驳回了摩洛哥对该领土的主权要求；联合国和欧洲法院随后几十年发表关于西撒哈拉的各种法律意见，谴责未经波利萨里奥阵线代表的领土人民同意开采该领土的自然资源，认为这是篡夺其合法权利。

20. 作为受殖民的人民，根据大会第 1514(XV)号决议，撒哈拉人拥有不可剥夺的自决权和独立权。她的组织赞同 1990 年“联合国西撒哈拉解决计划”和关于自决和非殖民化的全民投票框架。联合国对西撒哈拉负有主要责任，因为它是唯一没有国际公认管理国的领土。由于占领国继续拒绝将人权部分纳入西撒特

派团的任务，恢复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 2015 年发起的技术任务至关重要。只有通过执行关于举行自决全民投票的决议，该领土才能实现非殖民化，该区域的和平、安全与发展才能得到保障。

21. **Lehbib 先生**(撒哈拉人权协会)摩洛哥的入侵迫使数千名撒哈拉人，包括他的家人逃离自己的领土，到邻国阿尔及利亚寻求庇护。40 多年来，那些无法逃离的人一直遭受摩洛哥政权的残暴统治。第四委员会通过了几项决议，谴责摩洛哥 1975 年非法占领和强行吞并他的国家，但其仍未履行对西撒哈拉人民的义务。联合国没有履行承诺；西撒特派团工作人员没有完成组织自决全民投票的主要任务；联合国各项决议也未得到执行。世人心存悲伤，身受创伤，这没有反映联合国的愿望。撒哈拉难民营是世界上最不适宜居住的地方之一。他这一代人出生在难民营中，越来越沮丧地等待联合国允许其行使自决的基本权利。联合国的不变立场导致撒哈拉青年对和平和外交渠道失去信心；他们认为现在是采取行动的时候了。

22. **Cisse 先生**以马里前外交官的个人身份发言说，摩洛哥所在区域面临一些挑战，原因是撒哈拉面积很大，那里的一些国家相对脆弱，以及气候变化带来有害影响。恐怖主义和暴力极端主义的威胁，以及跨境犯罪和形形色色的贩运，都加剧了该区域的脆弱，阻碍了任何形式的发展。摩洛哥在国内和国家两级对这种威胁和挑战作出了全面适当的反应。摩洛哥国内长期稳定，外交联络网络广阔，这使其能够在安全和发展方面投资于区域的稳定。它开展人道主义行动，最近的行动是在马里、刚果和南苏丹，并于 1960 年在刚果开始，为整个非洲的各个维持和平特派团做出了贡献。

23. 以创新方式大力打击恐怖主义，制定了一项方案，培训伊玛目接受温和、宽容的伊斯兰教，向现代世界开放，遵守法治。目前，500 名马里伊玛目正在摩洛哥接受培训，来自非洲和欧洲其他几个国家的许多伊玛目也在接受培训。摩洛哥与非洲国家签署一千多项重视能力建设和共荣经济的协议，慷慨分享本国专门知识，力求使区域成为发展、繁荣与合作的平台。摩洛哥国内稳定，所以能够继续在境外的稳定和发展中发挥主导作用。一旦西撒哈拉这个棘手问题在其提出

的自治建议基础上得到解决，摩洛哥就可以更加积极地推动区域发展。

24. **Thomas 女士**作为西撒特派团负责法律事务部的前任官员以个人身份发言说，她能够证明，关于自决问题的全民投票没有理由不能在 2000 年举行，也没有理由不能于目前举行。摩洛哥正在非法使用西撒哈拉的资源，并宣布该领土为摩洛哥的一部分，在其法律、对本国公民的申明及与其他国家的条约中称该领土称为南部省。它在使用当地资源时根本不试图征得该领土的人民同意，并经常对出自该地区的产品贴上源自摩洛哥的标签。对磷酸盐、渔业产品和农业产品以及其他资源的掠夺违背了国际法院、联合国法律事务厅和各项国际公约所阐述的国际法的基本原则。西撒哈拉人民最近根据国际法伸张权利的法律行动本应是不必要的。委员会有权力和责任要求摩洛哥准予当地人民的自决权并停止不经西撒哈拉的应允使用其资源的行为。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委员会并未对摩洛哥的行动明确提出自己的立场，由此允许摩洛哥长久地以两面派的态度为所欲为。安全理事会的成员正试图以高压手段强迫西撒哈拉人民接受其不愿接受的制度，因此必须要求安理会举行联合国 30 年前就已许诺的全民投票，使当地人民能够自由地选择自己的未来，以行使自决权。

25. **Huff 女士**(教导儿童国际)说，根据欧洲反诈骗局(反诈骗局)2015 年发表的报告，计划送交廷杜夫难民营内撒哈拉人的大量人道主义援助在各种关节被已知的波利萨里奥阵线的领导人占为己有。她本人对 1999 年以来公然的侵权行为有第一手了解。本来，在早期阶段采取几个简单的步骤制止盗窃人道主义援助，应足以从一开始即解决西撒哈拉问题的。

26. 随着国际社会对这一问题的关注正在减弱，又由于边界管制松懈导致廷杜夫难民营的人口结构发生变化，目前或许已不再可能遏制那些参与现已蔓延到整个北非的疯狂挪用人道主义援助的网络。因此她恳请委员会对廷杜夫难民营居民进行一次早该进行的人数清点，因为对人数估计过高只会鼓励盗窃，同时请委员会密切监测运往营地的所有人道主义援助。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难民署)在最近一项声明中认识到对廷杜夫难民营人口进行正式登记的重要性。

27. 她指出, 维持西撒哈拉现状所需资金和精力大于解决目前僵局所需的努力, 据此她强调指出摩洛哥的自治倡议为永久解决问题提供了最简单而最快捷的途径。

28. **Eads 女士**(国会山祈祷伙伴)说, 她过去的 10 年里为生活在廷杜夫难民营和西撒哈拉的撒哈拉人的诉求而奔走。对于秘书长 2016 年关于难民营状况、青年对希望的破灭和长期冲突导致的无助感问题的报告(A/71/224)中表达的关切, 她也有同感。当地的状况使撒哈拉青年很容易被武器走私等隐蔽活动所吸引并将恐怖主义认同为一种生活方式。

29. 她为声援撒哈拉人民奔走的工作中, 包括鼓励美国政府官员推动和平解决西撒哈拉问题, 并为无法为自己说话的人民积极行动。许多官员对这一问题产生了兴趣, 并期待联合国提供指导。虽然联合国组织已投入大量时间和资源以结束儿童与家人分离的状况, 但安全理事会认为, 通过全民投票对解决问题取得更大的进展是不切实际的, 而全民投票受到多种因素的阻碍, 其中尤其包括波利萨里奥阵线拒绝准许对难民营进行义务性的普查。因此, 她敦促委员会考虑摩洛哥的自治倡议, 秘书长称这一倡议是可靠、认真和有公信力的备选方案, 也是西撒哈拉人民自决的一种形式。

30. **Mohamed-Lamin 女士**(NOVA, 西撒哈拉)作为出生于廷杜夫难民营的撒哈拉妇女以个人身份发言说, 她和数千名其他撒哈拉人长期怀有能决定自己命运的梦想。她的人民是全世界最和平的人群, 但却从未踏足难民营的人剥夺了人性, 被他们以谎报污蔑。由于她故乡的领土被非法占领加上肆无忌惮的借口谎言, 撒哈拉人民被逼迫到最可悲的难民地位。

31. 整整几代撒哈拉人含辛茹苦地长期忍耐, 坚守和平, 但她担心这份耐心和执着正被消磨殆尽。有人声称在摩洛哥内部实现自治的方式适合于撒哈拉人民, 这些人最好把这个决定留给撒哈拉人来作出, 因为只有撒哈拉人才有权选择自己的政治未来, 只有他们的意见才作数。法国总统、摩洛哥国王和所有其他为撒哈拉人带来苦难的人应该注意了: 撒哈拉人民永远不会罢休, 他们将继续大声呐喊。

32. **Sams 女士**(安提阿社区中心)认识到联合国为争取和平解决西撒哈拉问题作出了大量值得称道的努力, 并说她目睹了廷杜夫难民营居民生活的贫苦状况。

为了这些人民, 她呼吁委员会更迅速地采取行动, 并鉴于最近影响到该区域安全的变化考虑不同的备选办法以解决这个问题。目前的波利萨里奥阵线领导人正与一些无赖国家以及渗入廷杜夫营地及周边地区的团体相勾结。委员会必须铭记, 如果西撒哈拉问题得不到解决, 就可能对谋划战争和扰乱稳定局势的国家和领导人产生吸引力。行动的轻重缓急必须随时间和情况的变化而变化, 而当务之急应该是达成最安全和最适当的解决办法, 这一办法就是摩洛哥提出的自治倡议。

33. 此外, 她请委员会拟定一项关于廷杜夫难民营居民的综合数据收集计划。长期以来, 任何非波利萨里奥阵线的人希望了解难民营中的人数均受到阻力; 对于人道主义援助接受者的人数缺乏透明度损害了波利萨里奥阵线的信誉。提供营地居民的人数将能展现波利萨里奥阵线的诚意并显示其对尽快解决问题的意愿。

34. **Huff 先生**(安全和保障指导服务公司)作为在安全领域有丰富经验的专业从业人员以个人身份发言说, 西撒哈拉问题被认为只是北非偏远地区的问题, 因此对世界其他地区影响不大。然而 2018 年 5 月, 当军事情报来源报告说真主党向波利萨里奥阵线提供了地对空导弹并正在训练廷杜夫难民营内的波利萨里奥阵线军事人员时, 人们了解到这一悬而未决的问题对这个地区构成了重大的安全隐患。摩洛哥已与支持波利萨里奥阵线的国家迅速地断绝了关系。

35. 据贝京-萨达特战略研究中心指出, 真主党支持者蓄意地寻找象廷杜夫的撒哈拉人这样心怀不满的群体, 向其灌输恐怖主义思想, 利用他们为真主党的行动建立后方基地。有一个欧洲机构发现, 真主党与毒品卡特尔和其他北非走私组织之间存在勾结。据报, 到 2017 年已有多达 100 名来自波利萨里奥阵线的军事人员加入了在该区域活动的恐怖团体。

36. 摩洛哥完全有权以一切可能的手段寻求该地区的稳定。在本国领土上行使国家主权是防止该区域成为战区的最佳方式。和平解决西撒哈拉争端将有助于北非的稳定并挫败恐怖主义。所有撒哈拉难民都应返回家园, 应愿意在摩洛哥的自治倡议之下建设基础设施, 扩大自由和促进民主, 为造福自己的家庭努力。

37. **Giampietro 女士**(西撒哈拉资源观察)说, 对西撒哈拉自然资源的开采与摩洛哥的军事占领有关联。她

呼吁联合国防止外国公司勘探和开采该领土的自然资源。摩洛哥为推进开发当地资源所作的投资必须视作对解放被武力占领的领土的一个障碍，因为这些投资将西撒哈拉经济进一步纳入了摩洛哥的经济。摩洛哥无耻侵犯撒哈拉人民处置自己的资源和生存手段的人权，这种行为绝不能容忍。

38. 鉴于欧洲法院最近作出的判决，欧洲的公司尤其是一个问题。撒哈拉人民对在西撒哈拉推展的能源项目提出了合情合理的质疑，他们指出，这种项目巩固了对西撒哈拉的占领并促进了对资源的掠夺。欧洲运输公司也参与了从被占的西撒哈拉输出磷酸盐岩的业务，而新西兰农产品加工业也起到令人生疑的作用，因为该国的两家公司是世界上仍从当地出口磷矿石的仅有的客户。她代表的组织联系了一些公司以确定有没有采取什么措施以获取撒哈拉人民的同意，但询问无果。

39. **Jamison 先生**(椰枣咨询组织)作为廷杜夫难民营的经常访问者以个人身份发言说，撒哈拉人民充分展现了他们对外人的热情、他们的足智多谋、对外界的开放和对自己社会中不同信仰的人和外国工人的宽容，这些都是与恐怖主义行为完全相反的特点。然而，撒哈拉人民理应享有的自决权，这并不是依据实情的是非曲直，而是因为真主的旨意指出捍卫这一权利是正义的举动。在这方面，他赞扬阿尔及利亚身体力行自身奉行的信念。

40. **Coulibaly 先生**(马里巴马科大学)说，萨赫勒-撒哈拉区域正处于一场严重损害当地人民基本权利的安全危机之中。波利萨里奥阵线对廷杜夫难民营内安全的继续恶化以及对 1970 年代以来一直受到不安全困扰的撒哈拉地区安全局势的继续恶化负有责任。只有摩洛哥王国才能保证该地区的安全和稳定，这一点的例证是，在受摩洛哥治理的城市里各项权利都得到尊重，与受波利萨里奥阵线控制的地区内的状况存在天壤之别。

41. 过去三十年来，整个萨赫勒地区内形成了广泛的贩运网络，成为萨拉菲派恐怖团体的一个避风港。除了建立一个平行的经济体以外，犯罪网络还助长了猖獗的腐败和目无法纪、失业、极端贫困、边缘化和有罪不罚的文化；一连串的社会弊病损害了政治生活、

文化价值观和经济发展。撒哈拉地区各国的居民经常遭受侵犯人身的暴力和威胁，特别是在他们所表达的观点偏离了规范之时。

42. 国际社会必须追究波利萨里奥阵线推行仅为其领导人及其外国盟友谋利的有弊无利、专横镇压的政策。此外，还需要采取果断和具体的行动，以期落实摩洛哥提出的自治倡议，它是解决西撒哈拉问题的最佳方案。

43. **Rodrigues 先生**(国际发展机构联合会)作为法律专家发言说，摩洛哥王国与欧洲联盟缔结的协定正在经历重大的变化。虽然欧洲法院对解决国际冲突并没有管辖权，但它有权解释《欧洲条约法》，据此该法院就摩洛哥和西撒哈拉作出了一系列判决，包括驳回波利萨里奥阵线对摩洛哥和欧洲联盟之间的协定提出的动议。这一判决并得到其他两个判决的补充，其中一项判决裁定：欧洲联盟有权就适用于西撒哈拉的问题与摩洛哥谈判达成协议，同时指令西撒哈拉核实受协定影响的民众对协定已表示 同意。此外最近几个月，欧洲联盟委员会提议将根据与摩洛哥的协定提供的关税优惠扩大到西撒哈拉，而西撒哈拉毗邻的水域应纳入捕鱼区。欧洲联盟委员会在提案中认为，鉴于没有任何其他实体能够保证可持续地利用当地资源并管理和监督欧洲基金，摩洛哥王国是能够与之签订协定的唯一实体。欧洲联盟据此实际上确认摩洛哥是代表西撒哈拉人民的适当和合法的对话者。

44. **Zanoguer 先生**(巴利阿里群岛撒哈拉人民之友协会)作为西班牙家庭领养的撒哈拉难民的女儿发言说，当摩洛哥入侵时，要是她的母亲当时没有逃离西撒哈拉，她将被迫生活在廷杜夫的沙漠中，或者生活在受警察国家占领的西撒哈拉内。由此可见撒哈拉人民仍被剥夺了最基本的人权，即选择在哪里生活并养育子女的权利。

45. 国际社会必须决定是否利用聆听撒哈拉人民心声的宝贵机会，因为不公正的代价最终要由所有人承担的。她相信联合国的任务并相信正义，而支持这两者的唯一办法只能是听取双方的声音。殖民主义无可否认的残酷罪恶继续践踏着捍卫人的尊严这一重大目标，十分令人遗憾。作为西撒哈拉的女儿，她要求举行公正、民主、受到适当监测的全民投票，让她的人民的呼声终于为世人听到。

46. **Ashcraft 女士**作为美国缉毒署官员以个人身份发言说，真主党等军事组织在廷杜夫难民营建立了训练营，设法招募不满现实、易受误导的青年从事恐怖主义活动，走私毒品和武器和从事人口贩运。“阿拉伯之春”以来，好战的伊斯兰激进团体与拉丁美洲贩毒集团结伙，越过沙漠贩运了更多的毒品、武器和人口，将触角伸到非洲大陆各地，并渗透到撒哈拉难民营中。该区域的缉毒局已注意到经由非洲既定的途径将可卡因从南美洲贩运到欧洲的数量剧增，对这两个大陆都造成了严重威胁。南美洲贩毒组织正越来越多地利用非洲作为将可卡因运往欧洲的转运基地和暂存地。此外，西南亚海洛因和冰毒化学先质正经过非洲大陆被偷运到分别在美国和中美洲的目的地。

47. 据耶路撒冷公共事务中心的一份报告指出，某些对马格里布地区有区域野心的国家选择支持波利萨里奥阵线，而该团体继续绑架了撒哈拉难民，打击西方国家的长期盟友摩洛哥，以期破坏该地区稳定并损害摩洛哥王国的完整。其他国家利用了真主党，由该党向波利萨里奥阵线运送了地对空导弹和其他武器以推进其目标，导致摩洛哥断绝了与这些国家的联系。由于真主党在廷杜夫难民营出现，所以迅速解决西撒哈拉问题更有必要；因此，她敦促委员会采取迅速和果断的行动，接受摩洛哥提出的自治倡议。

48. **Girouard 女士**作为加拿大电影制作人以个人身份发言说，当她在拍摄关于阿尔及利亚难民营的纪录片时亲眼目睹了撒哈拉人恶劣的生活条件。接待她的家庭面临严重的物质匮乏，而最可悲的是他们被剥夺了自由、家园和未来。便利进入医院和大学是完全不可能的，使生活的繁荣成为极端的难题。世界上第二堵最大的墙阻碍了他们回到家园，而在家乡，另一半撒哈拉人只要敢于和平抗议就遭受摩洛哥警方的殴打、绑架和酷刑。摩洛哥继续镇压撒哈拉人民，以便维护利用该领土丰富的土壤和渔业的机会，包括世界第二大的磷酸盐岩储存这项用于农业化肥的资源。摩洛哥以这样的做法发出了信息，即财富和权力比人的尊严更为重要。

49. 除了抵制、停止投资于并制裁摩洛哥的国有公司之外，各国还必须严格确保本国的公司不支持冲突。经由让占领带来代价的方式，上述的行动终将迫使摩

洛哥国王注意到其他人的要求。摩洛哥残酷镇压撒哈拉人的责任也必须加以追究。摩洛哥国王不允许记者进入该国，而西撒特派团并没有监测侵犯人权行为，同时摩洛哥蓄意隐瞒关键的资料，使公众相信所有撒哈拉人都正和平与和谐地生活在该领土的谎言。

50. 最后，必须关注撒哈拉人民一贯坚持的自决愿望。为此，她敦促西撒特派团及其加拿大特别代表继续致力于促进举行将近 30 年前就向撒哈拉人民许诺的全民投票，并迫使国际社会不再忽视这个问题，因为持续的忽视等同于支持对一个民族实行缓慢的种族灭绝。就其本身而言，联合国、同时尤其还有法国和美国代表必须将政治搁在一边，不再维持现状。

51. **Dubord-Gagnon 女士**以加拿大作家的个人身份发言，她说，生活在阿尔及利亚廷杜夫波利萨里奥阵线管理的难民营中的撒哈拉人的人格尊严受到侵犯，这是一个必须解决的紧迫问题。撒哈拉人自 1970 年代被迫迁移到难民营以来，43 年来每天都受到波利萨里奥阵线的镇压。难民营中弥漫的恐惧气氛使得撒哈拉人无法返回祖国摩洛哥与家人团聚。除了被剥夺行动自由之外，一些撒哈拉人还因和平抗议而遭受奴役和酷刑，他们根据《世界人权宣言》享有的基本权利遭到进一步侵犯。

52. 分离主义的波利萨里奥阵线运动造成的过于旷日持久的戏剧性局势必须得到化解。2007 年提出的摩洛哥自治倡议似乎是唯一的解决方案，为结束区域争端的共识提供了基础。此外，波利萨里奥阵线和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以及在利比亚建立的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伊黎伊斯兰国)民兵之间进行了新的勾结，危及了撒哈拉和萨赫勒的安全局势。自治解决方案将推进消除马格里布恐怖主义和黑手党网络祸害的国际目标，并最终有助于为所有人建设一个民主、稳定和统一的大马格里布区域。

53. **Blanco 先生**(阿根廷弗洛雷斯大学)说，西撒哈拉冲突不利于可持续发展，因为它加剧了马格里布的不稳定，使其人口遭受暴力和贫困。政治解决将有助于该地区的稳定和安全，并将促成阿拉伯马格里布国家之间的合作。西撒哈拉在历史上和传统上都是摩洛哥的。西撒哈拉问题是人为制造的问题，旨在削弱摩洛哥的地理、经济和政治实力。由于冲突以领土完整原则为基

础，和平对话只能在联合国进行，联合国维护秩序与和平的举措具有一致性。安全理事会第 2414(2018)号决议重申承诺协助各方实现公正和可接受的政治解决，确认摩洛哥为推进这一进程作出了认真和可信的努力。其自治提案是公平、现实和可行的。为了确保政治进程取得成功，联合国还敦促邻国不带先决条件地参与谈判。阿拉伯国家联盟、非洲联盟和欧洲联盟应该共同协助联合国的努力。摩洛哥致力于在联合国主持下与所有各方合作，在国际法框架内达成双方都能接受的最终政治解决方案，以保障其领土完整，确保撒哈拉人自主管理其区域事务。

54. **Agozino 先生**(阿根廷国防大学和平与安全观察站)谴责波利萨里奥阵线挪用为廷杜夫难民营提供的人道主义援助，他说，在公正、透明和非政治性的情况下提供的人道主义援助是正当的，但被挪用后，不仅伤害了最脆弱的群体，而且滋养了非法网络。波利萨里奥阵线在盗窃和欺诈过程中，与以恐怖主义、贩毒和贩运人口著称的当地犯罪网络紧密勾结，蓄意违反了打击有组织犯罪的国际条约。

55. 欧洲反欺诈办公室、西班牙红十字会和欧洲战略情报和安全中心谴责了挪用食品援助和医疗用品的行为。许多可信的组织，包括纽约市律师协会、教育儿童国际协会和 *Manos Limpias* 被迫暂停捐款。

56. 波利萨里奥阵线及其同伙通过挪用援助，侵犯了被关押在廷杜夫的手无寸铁的平民的权利，这一切都得到东道国的支持，公然违反了《日内瓦四公约》的共同第 3 条，该条禁止在任何时候和任何地方犯下此类罪行。这些行为构成危害人类罪，应受到联合国各机构和主管国际机构的谴责和制裁，并提交国际刑事法院。

57. **Moraga Duque 先生**(康复和希望组织)说，对于一名智利酷刑受害者和前政治犯，捍卫人权和寻求赔偿至关重要。他赞赏穆罕默德六世国王设立公平与和解委员会，以揭露 1956 年至 1999 年期间摩洛哥严重侵犯人权的情况，并解决受害者或其家属的赔偿请求。在委员会的工作过程中，撒哈拉受到的待遇与其他地区没有什么不同，该地区的居民有机会举行听证会，并从包括波利萨里奥阵线在内的各种行为者那里收集信息。

58. 因此，令人惊讶的是，尽管许多民间社会和政界的知名摩洛哥人在波利萨里奥阵线监狱中遭受了痛

苦，但西班牙律师在委员会发言，谴责摩洛哥对撒哈拉人的虐待。波利萨里奥阵线自己的当局在廷杜夫难民营维持一党制，堪称是最恶劣的独裁统治，并在西班牙因危害人类罪、绑架妇女和盗窃人道主义援助而受到起诉，在这种情况下，让波利萨里奥阵线的发言人和同谋发言是对真正受害者的侮辱。

59. **Blanc 先生**(法国佩皮尼昂大学)作为比较法教授发言，他说，根据国家对自然资源的永久主权原则，摩洛哥和欧洲联盟之间的协议在法律上是有效的。由于主权是国家的特征，而不是人民的特征，非自治领土等非国家实体被排除在援引主权之外，尽管有相反的主张。此外，就摩洛哥而言，其撒哈拉各省在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各个方面都完全融入了该国。当然，大会第 1803(XVII)号决议进一步规定，为了有关国家人民的福祉，必须行使对自然资源的永久主权。

60. 这就是 2007 年摩洛哥自治提案的背景，该提案让摩洛哥撒哈拉人民参与管理该区域的事务，从而确保其经济和社会发展。在等待自治提案获得通过的同时，摩洛哥出于民族团结意识，正在逐步实施一个先进的区域化系统，以使撒哈拉地区与所有其他地区一样受益于该国的所有资源。这一主要的国家发展方案的支出远远超过了开采自然资源的收入，南方各省的人类发展指标远远高于该国其他地区的平均水平。

61. 摩洛哥提出给予撒哈拉各省自治是唯一现实和可信的选择，特别是因为它规定举行全民投票，允许撒哈拉人在广泛自治的框架内行使自决权。

62. **Emhamed 女士**(爱荷华州东北部和正义中心)说，尽管自撒哈拉人民被许诺自决权以来已经过去 27 年，但委员会仍然认真没有采取行动。与此同时，撒哈拉人继续在西撒哈拉的占领下受苦。他们的资源被摩洛哥非法窃取并运往海外。学生和人权活动家因抗议而遭受酷刑和监禁。

63. 联合国应该团结一致，反对法国对摩洛哥的偏见及其对国际法的滥用，应该追究法国政府对造成西撒哈拉人民苦难的责任。法国人民应该示威反对其政府侵犯撒哈拉人民的自决权。

64. 西班牙继续违反国际法，不承认其给予西撒哈拉自由的历史责任。西班牙继续剥夺撒哈拉人民的自由，

支持摩洛哥开采西撒哈拉的自然资源。撒哈拉人必须获得自由、发言权和自行作出决定的机会。

65. **Grimblatt 先生**(美洲马格里布研究中心)说,摩洛哥主要关注摩洛哥撒哈拉的增长和发展,而不是其自然资源的开发。分离主义者指控肆无忌惮地开采资源是出于政治动机,离真相已经不远了。自西班牙放弃该地区以来,摩洛哥也为其政治发展做出了贡献,给予居民国籍,让他们享有所有相关权利,包括在议会中的政治代表权。此外,撒哈拉公民获得了与该国其他人相同的社会权利和经济权利,促进了国家的持续发展。与针对摩洛哥的无原则开采指控相反,摩洛哥对摩洛哥撒哈拉渔业进行了投资,并使其现代化,从而使其产品质量和对卫生和公平就业规范的尊重得到了全球的认可。政府还投资于那里的磷酸盐生产,从而创造了稳定的就业机会并开发了能源,该行业的产品被重新投资于该领域,从而在海水淡化、教育、体育活动和旅游等领域取得了进展。政府大规模的撒哈拉地区发展政策旨在确保撒哈拉个人、家庭和社区受益于摩洛哥公民应享的所有权利和特权。

66. **Rino 先生**(欧勒斯无边界儿童组织)同时代表那不勒斯市政府和长期致力于支持撒哈拉阿拉伯民主共和国事业的一批意大利非政府组织发言,他说,在访问撒哈拉难民营时,他发现人们完全依靠日益减少的人道主义援助生活,没有足够的饮用水、体面的医疗保健,孩子们甚至没有鞋子。然而,他们仍然自豪、团结、热情、平和。

67. 西撒哈拉是一个无政府领土,撒哈拉人民拥有不可剥夺的自决权和独立于君主政体的权利,君主政体占领了西撒哈拉的领土,在其周围修建了一个布满地雷的护堤,非法开采其资源,折磨和监禁那些仍然处在占领之下的人。安全理事会必须找到一种新的方式,立即就自决问题举行全民投票,并将西撒哈拉问题从《联合国宪章》第六章转移到第七章。

68. **Seillan 先生**(巴黎律师协会成员)以西撒哈拉问题法律专家的身份发言,他说,生活在摩洛哥撒哈拉地区的撒哈拉人的人权必须从他们享有广泛的入学、广泛的公共服务、尤其是撒哈拉人和妇女发挥重要作用的活跃的经济、创新的个体渔业生产以及所有部门都有活跃的社区参与等方面加以具体考虑。该地区

拥有一个让其他国家羡慕的民间社会。人权还涉及民主参与国家、区域和地方选举。总的来说,摩洛哥撒哈拉的人类发展指数高于其他地方。

69. 他以观察员身份跟踪了解了 **Gdim Izik** 一案的审判,发现审判完全尊重人权,审判程序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盎格鲁-撒克逊对抗程序的影响。正是被告的律师无视他们的权利,不为他们或十三名谋杀受害者的利益服务,利用审判发表了有利于波利萨里奥阵线的一般性政治意见,而不是把重点放在案件的细节上。他参观了羁押被告的监狱,发现关于被告健康问题的说法是谎言。

70. **El Ahmadi 先生**(摩洛哥拉巴特大学医学院)回顾说,摩洛哥于 8 世纪建国,是西北非洲唯一的独立国家,直到 1906 年被殖民化。他说,必须记住,是摩洛哥在 1963 年将西撒哈拉问题列入委员会议程,以结束西班牙对撒哈拉领土的殖民统治,这是在摩洛哥其他地区在 1956 年实现非殖民化之后。摩洛哥提出的请求符合大会第 1514(XV)号决议,其中规定,任何旨在局部或全部破坏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企图都有悖《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波利萨里奥阵线及其支持者在这样一个光荣的大会上发言时,应该核实他们的信息,并带有一点谦卑和得体。

71. **González Vega 先生**(西萨哈拉人权观察站)作为西班牙国际法教授发言说,根据大会第 1803(XVII)号决议和国际法院 2005 年的一项判决,国际法承认各国人民对其自然资源的永久主权。然而,在欧洲联盟和占领国摩洛哥达成的掠夺西撒哈拉水域的协议中,撒哈拉人民的自然资源永久主权一再遭到侵犯。联合国法律事务厅在一份意见(S/2002/161)中审议了这个问题,并规定只有在非自治领土上为这些领土的人民利益、代表他们或与他们的代表协商进行资源开发活动时,这些活动才符合大会决议和对自然资源的永久主权原则。欧洲法院最近也驳回了摩洛哥提出的理由,即摩洛哥是一个管理国,因此可以开采撒哈拉渔业资源。

72. 因此,悬挂欧洲联盟成员国国旗的船只在西撒哈拉海域捕鱼是非法的,欧洲联盟对此负有责任。更为严重的是,这种捕鱼是由西班牙发起的,西班牙仍然是该领土的管理国,这再次违反了其义务。

73. 声称这种捕鱼会考虑到该领土居民的利益的说法毫无根据,因为这种说法将目前居住在该领土的居民(其中许多是非法定居在那里的摩洛哥殖民者)和西撒哈拉人民(该领土的唯一主权拥有者)混为一谈。只有在西撒哈拉人民通过其合法代表波利萨里奥阵线自由同意的情况下,才能开采西撒哈拉的渔业资源。

74. **Laassel 先生**(摩洛哥)要求主席适用委员会的规则,即不在场的请愿者不得发言。

75. **Benhabouche 女士**(阿尔及利亚)回顾说,委员会的做法是允许错过机会的请愿者稍后发言,以确保所有请愿者都能发言。

76. **Mahfouz 先生**(埃及)说,允许匿名人士说出具体国家的名字,在一个受人尊重的联合国论坛上提出毫无根据的指控,或者讨论与第四委员会议程无关的问题,这是不可接受的,也是前所未有的。

77. 主席说,如果代表团希望向请愿人提问,应在请愿人结束发言之前按下麦克风按钮,以表明他们希望发言。

78. 针对摩洛哥和阿尔及利亚提出的问题,他说,他正在使用秘书处提供的请愿者名单。委员会的做法是,如果请愿者错过了轮到他们发言的机会,会进行调整、通融。

79. **Sharma 女士**(委员会秘书)澄清说,如果发言名单发生变化,是因为请愿者相互同意对调了发言次序。

80. **Aleksaev 先生**(俄罗斯联邦)说,埃及代表团向秘书处发表了意见,而不是向请愿人发表了意见,俄罗

斯联邦代表团认为应该在那次会议上或下一次会议上作出答复。

81. 主席问埃及指的是哪个请愿人。

82. **Mahfouz 先生**(埃及)说,此人是穆罕默德·法德尔,没有被列为任何机构成员。

83. 主席说,法德尔先生在 2018 年 10 月 10 日的名单上名列第 62 位。他请埃及详细说明其关切,以便主席团能够向委员会提供最新信息。

84. **Benhabouche 女士**(阿尔及利亚)说,为请愿人预留时间是为了让委员会听取他们的意见,这不应该成为听取他们意见的障碍。有一种做法是,如果请愿者同意对调发言次序,他们将按顺序发言,阿尔及利亚代表团认为这种做法应该得到尊重。主席从未说过不在房间里的任何请愿者应从名单上删除。

85. **Laassel 先生**(摩洛哥)说,前一份声明显示了房间里发生的那种操纵行为。

86. 主席说,摩洛哥关于不在会议室的请愿者不会被听取意见的说法存在误解,事实并非如此。委员会的工作始终遵循公正、建立共识和团队合作的原则,而不是操纵。

87. 主席团将在下次会议之前与阿尔及利亚、埃及、摩洛哥和俄罗斯讨论刚才提出的问题。

下午 6 时 10 分散会。